自我介绍- 红丸者墨菲斯
Morpheus红丸主义

好久不见，各位集霸们（手动滑稽），在下墨菲斯。超长待机了这么长时间，想必很多人已经把我这茬给忘了（虽说本来也没啥名气），今天垂死病中惊坐起，贸然出来诈个尸，要是吓到了各位还望见谅
（手动滑稽）

这次我想换换风格，不想一上来就大谈特谈什么红药丸理论、米格道哲学和性别叙事那一套，我想就谈谈我本人，权当是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了。

一、自我重定位

首先我要给自己做一下重新定位。之前很多圈内人士将我奉为红丸领域的权威，给我冠上“大佬”、“大神”、“导师”之类的高帽，在下虽承蒙厚爱，但实在担当不起这样的名号，毕竟网络世界的超现实滤镜是严重失真的，以至于让人忽略了现实中大家都是一个鼻子两只眼，两个肩膀扛一个脑袋。正所谓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虽然在网上我貌似也曾挥斥方遒激扬文字，可现实中也不过是芸芸众生之中渺小的一份子，有着小人物的苦乐悲欢，有着这样那样的缺点和毛病，事实上我今天还要直言不讳自身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可以说与某些道友心目中的完美人设相去甚远，这种网络形象和现实形象之间的严重脱节也让我一度有些无所适从，以至于难以再像刚出道那会那么淡定地侃侃而谈了，这次闭关这么久多少也跟掉进这个“完美主义陷阱”有关，因为生怕自己“言多必失”，于是干脆选择了直接闭嘴。不过今天我决定甩掉这层人设包袱，公开展露自己更真实的一面，主动走下“神坛”，回归平凡。

其实我早就想这么做了，但在之前客观条件还不太允许，我多多少少不得不维护这个高调人设，这是因为当米格道哲学在中文世界还处于早期发展阶段时，为数不多的传播者和参与者所呈现出的公众形象，包括其语言表达方式和逻辑严谨性，都将直接影响到其所代言的思想和理念在潜在受众心目中的观感，没办法，这就是老生常谈的第一印象的重要性。因此我作为“元老”之一，不得不爱惜羽毛，对自己代言的思想负责，而且我还必须刻意避开讲述自己的个人经历，也尽力不发表对其他领域问题的看法，因为这很容易在反对者那留下话柄，比如如果我讲到了自己不愉快的人生经历，他们正好可以借题发挥：

“果不其然，米格道男就是一帮郁郁不得志的仇女愤青罢了”；而如果我在其他领域发表旗帜鲜明的主张，也很容易导致不必要的树敌，毕竟没人有那个耐心去区分到底是墨菲斯本人的主张，还是代表了整个米格道群体。更何况抹黑污蔑、混淆视听、绕过话题本身直接攻击话事人是最省力最不费脑子的行为。所以我必须诚惶诚恐，谨言慎行，还要忠实履行好传声筒的职责，因为我所呈现的外部人设形象从某种程度上确实代表了米格道这个群体的整体形象，虽然我本人并不十分在意横眉冷对千夫指，毕竟摆

脱对外部认证的依赖也算米格道的“必修课”了，我只是不能让其他米格道人士也跟着我一起躺枪，那样就有点“猪队友”了。

但现在不一样了，时移世易，不再有小心翼翼维护这种线上完美人设的必要了。一方面，米格道在中文世界已经不再是几年前那样的一片蓝海了，而是呈现多点开花的局面，早期传播者展示的公众形象不再直接挂钩这个思想本身的发展流变过程了。另一方面舆论大环境在这几年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细心人士想必也都留意到这些年在性别领域里攻守之势的微妙变化了，如果我的判断准确的话，国服现在正处于一个大版本更新的前夜，对你我而言，这一切当然都不出所料，该来的总会来，但另一方面也不得不说，这些年大环境的影响起到了一定的“加速”效果，形势发展之快甚至一度超出我自己的预期，说白了就是舔狗现在越来越有点舔不动了（手动滑稽），这对拳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釜底抽薪的打击，如今国服越来越展露出版本更新的前兆，这无疑狠狠打脸了前些年那些妖魔化米格道是由“境外势力刻意传播”的脑残阴谋论言论。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只要客观条件具足，本土也能自发地萌生出类似红丸之类的男性觉醒思潮，无外乎是换汤不换药罢了，这一切在唯物主义视角下都是那么的顺理成章，而我这些年所做的，充其量也只是顺水推个舟罢了。当然我这里必须还得泼一盆冷水，即便是版本更新，也绝不会出现很多人所期待的那种红丸高调出圈与拳魔法对轰的“盛景”的，要知道即便在版本领先的美服和日服等地，占了男性群体的大多数的仍然是如同NPC 一般的“矩阵中人”，对于这一点还请各位保持清醒，千万不要心存不切实际的幻想。

至此，我终于可以“事了拂身去”了，今后假如还有机会发表内容，也将更多从个人视角去阐发，不再担任某个特定思想的代言人角色了，从此轻装上阵，保持一种随意而平和的心态，当然作为一名缓存区up 主，也由不得我心态不放平和（手动滑稽）。而且这种“解绑”从另一个角度也可视作是我真正去践行自行之路核心理念的一种尝试，毕竟米格道哲学从骨子里就带有去组织性，一味地搞“一言堂”、“整齐划一"、“个人崇拜”等都与其初衷背道而驰。我是一名米格道不假，但米格道哲学并不完全等同于我的言论，这是必须要掰扯清楚的一点，也请各位看官在看待其他米格道者的言论时保持同样的明辨态度。

二、一点心得体会

接下来我想谈一下销声匿迹期间自己的一点心得体会，也是对自己过去不足之处的一些反思和修正。如大家所见，我所阐发的红丸思想带有一种明显的倾向，就是在性别问题上极力寻求第一性原理，妄图抛开纷繁复杂的表象，透过经验世界的零散和琐碎，去把握那些一成不变的、不言自明的普遍规律，并将其视作公理去推导展开整个理论体系，从而在一片凌乱、混沌和相对主义杂音之中抓取到一种难能可贵的确定性和绝对性，这么做的部分原因是为了预先防范女拳可能采用的解构武器，但更多的还是出于夯实理论基础的考虑，想通过这种方式尽量增强米格道哲学体系的健壮性，延缓它被碎片化信息的时代“稀释”的速度。本来嘛，世界上最难的事之一就是把自己的思想装进别人的大脑，更何况红丸还是篡改底层代码的严重越权行为。

然而现在我意识到这种做法是带有明显局限性的，因为我把注意力一味地放在了思想体系本身的牢固性上，却忽略了任何思想模型无论其推导过程如何严密精妙，也无论其逻辑链条如何坚不可摧，其最终的载体都只能是一个个有着七情六欲的、活生生的人。哪怕一个男人在道理上为红丸所彻底折服，从此发誓不再“摧眉折腰事粉黛”，觉得自己在红丸思想武器的加持下再也不会被底层代码问题所困扰了，天晴了雨停了他又觉得自己行了（手动滑稽），可当现实世界的惊涛骇浪再次袭来时，之前貌似牢不可破的理论大厦立马脆得纸牌屋一样轰然倒塌，最后造成了一种“网上人人都骂舔狗，现实中人人都当舔狗”的逗比欠中局面（手动

滑稽）。

相反，你会观察到很多红丸之心坚如磐石的男人往往是那些曾经在情场上摸爬滚打，撞过无数南墙，积累了大量一手实践经验的 “老司机”们，而非那些尬经尬到飞起的理论家。这让我深刻地意识到，无论多少的理论体系建构都代替不了直观的第一手体验，这从根本上讲是由人的肉体性决定的。在心灵哲学领域有一个经典的思想实验，叫“玛丽的黑白房间”。假设一个叫玛丽的女孩从小生活在一个只有黑色和白色的房间里，她通过阅读了解到世界上有除了黑与白之外的其他颜色，掌握了一切关于色彩的物理知识以及生理学知识，但从来没有亲眼看过其他颜色。某天她从房间出来，亲眼看到外部世界的五颜六色，那么很显然她将获得对色彩的全新视觉体验，这是她之前所掌握的任何理论知识无论如何也代替不了的。

在米格道圈有一个被用烂了的模型，即三重大脑模型，简单来说就是人脑在亿万年里不是以一个单一整体来演化的，而是一层层累加上去的，较高级部分一级一级覆盖在较低级部分之上，一开始先进化出负责本能反射的爬虫脑，之后在此之上叠加产生情绪的哺乳脑，这两个部分的历史都及其古远，从生物进化角度看，本能脑有近3.6亿年的演化史，情绪脑也有近2亿年历史，而最上层的具备逻辑理性思维的真正意义上的人脑，其演化时间只有区区 250万年不到，如果把本能脑比作100岁老者，把情绪脑比作年过半百的中年人，理智脑相比之下只是个老baby,虽然高级，但比起爬虫脑和哺乳脑实在太过薄弱，甚至可以说就是前两者的附庸和跟班，负责对本能和情绪所产生的行为进行合理化和自我辩解，哲学家休谟曾言道“理性只是情感的奴仆”，可谓一语道破天机。也因此，你所建构的任何理论体系和思想模型，无论再怎么有理有据令人信服，也只能是作用于最表层也最

“人微言轻”的理智脑而已，对于更底层起决定性作用的爬虫脑和哺乳脑根本无可奈何。套用一下心理学的说法就是，你光篡改显意识是没用的，人的行为从根本上是受潜意识所支配的，潜意识才是海面下的冰山，无可撼动。弗洛伊德也将人的精神分为了本我、自我和超我三大部分，可见“我”这个概念也并非通常所认为的铁板一块，仅仅针对上层表浅部分“动刀”是于事无补的。这么想来，那种幻想用逻辑理性的严密来对抗亿万年底层代码的企图是何其浅薄和片面，那种认为搭建一套公理系统就可以绕过实际经验积累的想法是何其傲慢和一厢情愿。

老实说，我本人在这方面也有着明显短板，我在现实中是寡王的性格，在实践经验方面是有所欠缺的。为了补齐这个短板，我在这段休网期里参与到了诸多线下的社会实践活动之中，刻意增加现实中与各式各样异性的互动频率，包括但不限于各式各样的社交场合、相亲、联谊会、线上交友平台等，当然并不一定是往亲密关系方向发展，也包括一般的泛泛之交，目的只是为了快速补充直接经验上的缺位。这期间我还特意抽了一张两个星期的“舔狗体验卡”（手动滑稽），属实算是以第一人称视角沉浸式体验到了普男在当代婚恋市场是何其的卑微与憋屈。不过各位尽管放心，我并没有“蓝丸化”，一切都是在我主观刻意安排下进行的，好比登录个小号体验一把而已。恰恰相反，这个经验积累过程反倒让我内化了很多红丸理论，对红丸的认识更为厚重和饱满了，同时极大消解了过去理智脑与本能脑、显意识与潜意识之间存在的不协调，实现了精神自洽。毕竟，“知道”和“领悟”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后者是需要通过亲身经历去证悟的，字面上理解布里福法则是一回事，现实中亲历布里福法则在你面前表达又是另一回事。

所以我这里提出一项大胆建议，如果你也存在这类直接经验不足的问题，不妨也登个小号去滚滚红尘里亲力亲为一番，这是补齐经验短板最直接也是唯一可行的办法，只要记得别入戏太深，把大号弄丢了就行。我知道有人可能会觉得何必这么费时费力，间接经验来得多快，但这确实是一道绕不开的关卡，有些“笨功夫”是必须要下的，别总想着抄近道、抖机灵，那样到头来反倒会 “聪明反被聪明误”，最后发现“小丑竟是你自己”，顺道也给那些热衷于“自我提升”、“自我实现”的道友提个醒，对于自我发展的特定阶段，源于生命体验的洗礼和升华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一味地谋求捷径和取巧往往适得其反。所以，不要怕在实践中多试几次错，哪怕你犯一些“战术性错误”，绕一些“策略性弯路”也都无伤大雅，没什么大不了的，不急，陪她耍耍（手动滑稽）

三、我的红丸历程

最后我想跟大家做一个分享，简要梳理一下我本人是怎么走上红丸之路的。这里需要先简要回顾一下红药丸的两个组成部分，也即认清女本位的世界图景和自我意识的觉醒。如果只有第一部分，则会合理化一切男人所承受的苦难，而如果只有第二部分，则又会陷入真女权炮制的性别虚无主义虚假幻象之中。具体到我本人，在红丸化之前，我这两部分都有一点，但还都不全，一方面我明显感知到了这个世界对男这个性别满满的恶意，但我只停留在“知其然”的阶段，没有达到“知其所以然”的程度，因而处于一种归因模糊的无限循环状态，产生类似于黑客帝国里所说的“背后有根刺”的心理不适感；另一方面我红丸化之前已经具备了初级的自我意识，有着强烈的向这个世界自我彰显的心理欲求，但当时没有细究内部认证和外部认证的区别，于是乎急不可耐地试图通过攀登某个外部评价体系来实现自我宣称，在学生时代这意味着陷入做题家式的内卷格局之中，这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当学生时代结束后，这个外部评价体系被突然撤销，整个人随即陷入长久的存在主义危机之中。总的来说，将我引向红丸的更多是“矩阵”的那种莫名的窒息感和女本位所带来的整体戕害效应，而非其他很多男人所经历过的那种被某个具体的女人渣后刻骨铭心的痛楚，当然这也跟前面提到的寡王溜边性格有关，导致早年间的感情经历并不丰富，于是侥幸躲过一劫（手动滑稽）。可服下红丸了就万事大吉了吗？当然不是，新问题立刻接踵而至，这便需要另起炉灶讨论了，篇幅所限今天先聊到这了，祝各位看官生活愉快，有缘再会。